



图书馆学家查修生平及学术成就考察

□刘弦* 蔡屏

摘要 查修作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学者之一,其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但囿于史料,学界对查修研究甚少。文章通过挖掘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联合国电子图书馆等机构所藏的查修档案,深入梳理查修的婚姻状况、留学经历、留学后工作经历以及学术贡献等方面的史实资料,剖析查修在图书馆技术创新,图书馆管理、发展,推广图书馆法等方面的贡献和成就,为查修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和视角。

关键词 查修 伊利诺伊大学 图书馆工作 学术成就

分类号 G251.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5.04.012

引用本文格式 刘弦,蔡屏.图书馆学家查修生平及学术成就考察[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5,43(4):112-119.

1 引言

查修是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①(以下简称文华图专)第一届毕业生,他于1922年毕业后,即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其后,他赴美深造,学成归国后先后在文华图专、暨南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任职,1946年再次赴美。查修在图书馆管理、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郑锦怀^[1]和乔亚铭^[2]对查修的生平和学术贡献进行了专门研究,初步勾勒其生平脉络并介绍其学术成就。涂光霁^[3]、欧志春田(Au Chih-Chun Tien)^[4]、郑丽芬^[5]和彭敏惠^[6]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查修的图书馆学经历进行了简要梳理,学界在研究民国编目分类法、文华图专学子成就、清华大学图书馆及馆员和海外留学学者时也时常提及查修,但学界对查修的研究仍显不足。目前,关于查修的婚姻家庭、美国留学经历、1946年后移居海外的工作经历以及学术思想仍有待补充和完善。

文章通过挖掘伊利诺伊大学查修的校友档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查修信件档案、美国入境记录、联合国电子图书馆档案和民国报刊资料,对查修的生平与图书馆学成就进行再梳理,以期完整呈

现查修生涯,为查修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和视角。

2 查修生平资料考察

查修,安徽黟县人,英文名为Lincoln Hsiu Cha,简称为Lincoln H. Cha或者Cha Hsiu。

2.1 生卒年

由于查修公开信息较少,此前无法确认其具体出生年月。关于他的出生年月,目前研究有出生于1901年、1902年和1904年几种说法^[1]。查修自己手写的伊利诺伊大学(以下简称伊大)入学申请表上填写的出生年月日为1901年5月9日^[7]。相对于学界研究,查修自己提供的信息显然更真实可靠。根据前述信息查询到的美国死亡记录,查修于1981年8月在纽约去世^{[8]②},享年80岁。

2.2 籍贯及成长地

根据已有研究,查修出生于安徽黟县西递镇株林下村^[9],其他身份信息不详。根据查修伊大入学申请表,母亲名为唐菁(Cha Ching-Tang),父亲名为查关寅(Cha Kuan-yin),出生地详细地址为安徽徽州黟县株林下(Chulingsha)村。父亲职业为商人,1927年已去世。然而,查修高中却就读于江西九江

* 通讯作者:刘弦,邮箱:liuxian6868@qq.com。

①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成立,1925年更名为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29年再次更名为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②Familysearch网站需先登录,然后才能根据关键词查找到相应的信息,下同。



市(查修未标注具体学校名)^[7],父亲的联系地址为江西省九江市 Wan An Tai,查修在此度过了五年时间。这表明查修虽然出生于安徽黟县,但青少年时期特别是高中阶段却在江西九江市生活,因为其父亲在江西九江经商,全家跟随居住于此。

2.3 婚姻家庭

查修婚姻状况的公开记载是1934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同门零讯上的消息:查修君与陈令女士于八月十九日在上海结婚^[10]。陈令的个人情况学界一直无从知晓,新发现的陈令美国入境记录为了解她的英文名、职业以及出生日期提供了线索。根据陈令美国入境记录^[11],她于1949年2月4日乘坐W. H. 戈登将军号轮船(SS General W. H. Gordon)从上海出发,同年2月21日抵达旧金山,英文名为Cha Hsiu Ruby L. Chen。入境记录还显示陈令出生于1904年。2014年10月,中国嘉德香港拍卖了一批查修个人藏品,其中一幅为画家汪亚尘的画,画上题有“芸青女士”字样,藏品介绍收藏者即为查修夫人^[12]。

综上,陈令,字芸青,出生于1904年,英文名为Ruby L. Chen,1934年8月与查修结婚,在查修1946年先行抵达美国后,于1949年2月到美国与查修团聚。陈令到美国后职业为全职家庭主妇^[13]。陈令前往美国时,随行的还有其和查修的两个儿子。哥哥名为查驰(Cha Chi),入境记录显示其12岁,出生于1936年。弟弟名为查超(Cha Chao),入境记录显示其6岁,出生于1943年^[11]。

根据查修1927年的美国入境记录^[14],查修当年26岁,婚姻状况为已婚,职业为图书馆员。学者乔亚铭考证查修原配夫人为胡亦妙,安徽黟县西递村人,两人育有一女^[2]。

综上所述,婚姻家庭方面,查修拥有两次婚姻,育有三个儿女。

3 查修美国留学经历考察

1927年,在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戴志骞和梁启超的推荐下,查修从清华大学请假一年前往美国伊大留学,预备攻读硕士学位^[7]。韦棣华创办了文华图专,是查修读书时的老师。查修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图书馆馆长为戴志骞,梁启超也任教于清华大学。由于求学和就业不顺利,查修最终在美国历经五年半,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

学位。

3.1 留学期间的学习经历

由于文华图专的学校排名不符合伊大的录取要求(毕业图书馆学院等级为A或B),查修未被录取为硕士候选人,仅被图书馆学院录取为未分类学生(Unclassified Student)^[7]。未分类学生是指注册学习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特定学位或文凭的学生^[15]。通常,这类学生参加本科高年级的额外课程是为了提高绩点,或将来被学位课程录取。查修显然属于后一类。

1927年9月入学后,查修一边在伊大图书馆兼职,一边在图书馆学院以未分类学生身份上课^[7]。图书馆学院将查修身份变更为图书馆学士(B. L. S)候选人的条件是他第一学期所有成绩不低于A或B。通过不懈努力,查修第一学期的课程最终获得八个A和七个B,取得图书馆学士候选人资格。由于第一学期没有正式注册,根据伊大的政策,查修已修的15个图书馆学分将被清零^[7]。为了保留图书馆课程学分,以便在达到图书馆学院要求的63个学分时申请B. L. S,也为了充分利用学习时间,查修转到法学院选修政治学和法学课程。经过查修的努力和申请,他最终于1929年2月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学分构成如下:文华图专的26学分获得承认和同等折算,图书馆学院两个学期获得的31学分以及从法律课程折算的6学分^[7]。

查修B. L. S期间的学业表现获得任课老师的一致好评^[7]。伊大图书馆馆长温沙(Phineas L. Windsor)为查修1928—1929年度奖学金撰写推荐信,称查修是一位品格优良、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他头脑敏锐、纪律严明,英语水平良好,在图书馆学方面表现出色,有望成为众多在美国培训的中国馆员中的领军人物。温沙对查修评价极高,认为查修是图书馆学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中国学生,二人在查修毕业后亦保持书信往来。

在获得B. L. S之前,查修曾计划攻读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并将中国经典作品翻译研究作为硕士论文研究方向^[7]。后来由于他在B. L. S期间修完了大部分图书馆学高年级(硕士)课程,继续修读图书馆学硕士性价比不高,且他于1929年获得伊大政治学专业的奖学金,查修最终选择政治学作为专业,并于1930年获得文学硕士(政治学专业)学位。随后,他继续深造,于1933年1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政



治学专业),博士期间第一辅修专业为经济学,第二辅修专业为图书馆学。

3.2 留学期间的求职经历

查修获得 B. L. S 后,意图在美国的图书馆谋求职位^[7]。为帮助查修获得工作,温沙分别向纽约大学图书馆和麦吉尔大学葛思德中文图书馆(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推荐查修。葛思德中文图书馆由美国人葛思德(Guion M. Gest)于 1926 年创立^[16],原隶属于麦吉尔大学,但由于 1929 年的经济危机,麦吉尔大学无力承担其管理成本。创始人葛思德与普林斯顿研究院沟通后,于 1936 年左右将馆藏出售给普林斯顿研究院,研究院随后将馆藏转让给普林斯顿大学。这奠定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基础,葛思德原馆藏及相关档案由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接管,这也是查修与葛思德中文图书馆的档案由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保管的原因。

遗憾的是,温沙的推荐并未帮助查修获得纽约大学图书馆和葛思德中文图书馆的职位。纽约大学图书馆馆长回信表示未来招聘将予以考虑,葛思德中文图书馆最终也将查修拒之门外。1929 年 7 月 4 日,葛思德中文图书馆负责人罗斯(Robert de Resillac-Roese)回复温沙^[17],自己对即将于 9 月离职的助理桂质柏(John C. B. Kuei)非常满意,但考虑到桂质柏之前的助理,虽然推荐意见极佳,实际上却不令图书馆满意,所以需先了解查修的学习成绩、中文水平、薪酬期望、性格特点及工作能力等情况。桂质柏和查修都是文华图专第一届毕业生,桂质柏 192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后到葛思德中文图书馆工作^[18]。1929 年 7 月 9 日,温沙回信告知罗斯相关信息,并称查修可能不会接受低于 2400 美元的年薪^[7]。1929 年 8 月初,罗斯在回信中对查修期望的薪酬之高表示惊讶^[17]。他表示虽不知道伊大图书馆的薪酬,但葛思德中文图书馆起薪为 1000 美元抑或更低。尽管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薪资可达 2500 美元,但考虑到蒙特利尔的生活成本比纽约低四成,每月 50 美元即能获得不错的食宿,麦吉尔不可能支付查修期望的薪酬。罗斯同时表示如果和他的助手桂质柏一样(两年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经验),情况会有所不同(工资更高),他建议查修亲自写信告知期望的薪资。虽然没有获知桂质柏的工资情况,但以查修和桂质柏的关系,他要获知桂质柏薪资轻而易举,而裘开明 1930

年担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负责人时月薪为 300 美元,其从中国聘任的图书馆助理月薪为 150 美元^[19]。裘开明同为文华图专第一届毕业生,他 1927 年起负责整理哈佛大学中文图书馆的中日文藏书^[20]。据此,从查修的学历和经验来说,其薪资期望并不高。

1929 年 8 月 24 日,查修亲自致信罗斯,期望首年薪资 2500 美元^[17],理由有三:首先,他回国后的年薪不会低于 2500 美元;其次,他已经获得奖学金,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工作并非唯一选择;最后,工作将会推延他的学习。查修自信凭其经验和学历,他完全能胜任该岗位。1929 年 9 月 19 日,罗斯回信认为查修说法自相矛盾^[17],既然他有奖学金且工作非必须,那么申请该职位多此一举,最重要的是图书馆无法满足他的薪资要求。

被葛思德中文图书馆首次拒绝后,查修并没有气馁。1930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查修再次申请葛思德中文图书馆职位^[17]。求职信介绍了他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他期望首年薪资 2000 美元,第二年 2400 美元,每年一个月的假期,可于 1930 年 8 月 1 日到岗。尽管查修在提升学历后降低了首年的薪资期望,他依然被该馆拒绝。

1947 年 6 月 14 日,查修回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布莱恩特(Douglas W. Bryant),拒绝该馆的岗位邀约^{[19] (353)}。查修表示,若早两个星期收到来信,他定然会接受该职位,但他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招聘者对他的求职申请不感兴趣。此信所指可能就是他在葛思德中文图书馆的求职经历。

4 查修留学后工作经历考察

或许受到两次求职失败的影响,查修在获得博士学位后选择回国工作,一直到 1946 年 7 月再次前往美国寻找工作。

4.1 国内工作经历

4.1.1 文华图专校研究编纂部主任

1933 年 1 月 10 日查修回国时已获得文华图专职位,年薪为 3120 中国银元^[7]。职位为校研究编纂部主任,同时教授“西洋目录学”等课程^[21]。查修上任后即制定了《暂定本校研究及编纂工作之计划》^[22],但在 1933 年 2 月到达文华图专后不久,查修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计划中许多内容还未及实施,查修就因健康原因于 1934 年 7 月底从文华图专辞



职。考虑到沿海气候更舒适,查修于1934年8月前往暨南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7]。

4.1.2 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

当时的暨南大学位于上海郊区,靠近大海、气候宜人,到此地后查修健康状况明显改善。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查修每年第一学期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第二学期开设“参考书目”课程^[7]。查修任职期间大力发展图书馆,图书馆馆藏明显增加,至1935年5月中西文书籍总量达56009册,而暨南大学学生仅800余人^[7]。他还提出馆舍新建或扩充计划,扩充的话拟增加采用水泥地面和新式钢书架的书库1间、研究室10间、教授参考室4间等设施^[23]。但查修在暨南大学也仅任职两年就离职前往上海交通大学。

4.1.3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

1936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前馆长杜定友离任,查修接任该馆馆长^[1]。与前几个任职经历相比,查修在上海交通大学期间的事迹仅能从报刊资料中获得零星记载。1938年,查修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身份参与中国流通图书馆筹备工作,并当选为流通图书馆董事^[24]。1939年,查修等人在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讲授“图书馆学”课程^[6]。抗战期间,查修带领仅有的5名馆员,将全馆8万多册馆藏分两次搬迁法租界,这使得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藏抗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损失。1942年汪精卫日伪政权接管上海交通大学后,查修辞职转入美军做翻译工作支持抗日^[2]。除此以外,查修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期间的其他经历不详,具体离职时间也暂未考究到。

4.1.4 沪江大学教师

查修从上海交通大学辞职后到其出国前事迹极少见诸报端,唯一查知的是查修曾任沪江大学教师。1945年7月出版的《沪江年刊》刊登了沪江大学教员名单,查修赫然在列^[25],并刊登了他的照片,职位为政治系教师。

4.2 美国工作经历

1946年7月5日,查修乘坐麦格斯将军号轮船(SS General M. C. Meigs)从上海出发^[26],于1946年7月18日抵达旧金山。到达美国后,查修计划继续从事图书馆工作,因而请裘开明帮忙推荐工作^{[19] (345)}。裘开明为此给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馆长写信询问岗位。由于求职等待期过长,查修放弃了寻求图书馆职位,接受了联合国

“中国代表团”技术顾问一职。

4.2.1 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技术顾问

1947年,查修在《新闻报》发表了《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一文^[27],对世界卫生组织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中的作用、疫苗捐助、医药专家在华工作等进行了介绍。查修硕士和博士阶段专业均为政治学,这也是查修能获得该职位并工作游刃有余的基础。根据校友档案,查修从1947年7月1日开始担任技术顾问,离职日期为1962年9月30日。担任技术顾问期间,查修多次在联合国各种大会上发言或提交提案。在联合国电子图书馆中,查修英文名为Cha Hsiu,以查修名字为主题进行搜索^[28],共有62条记录,时间跨度为1948—1960年。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史馆档案文物查询系统”中,查修名字能查到的最晚年份也为1960年^[29]。尽管身处要职,查修对图书馆的热爱始终不减,他最终选择回归图书馆。

4.2.2 昆士堡公共图书馆参考馆员

由于厌倦政治,1962年查修决定辞去技术顾问一职。同年8月,他开始寻找新工作,并很快获得昆士堡公共图书馆(Queensborough Public Library)的参考馆员职位^[7]。在1962年10月26日给伊大唐斯(Robert B. Downs)的信中,查修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新工作:他于1962年10月8日入职,主要负责接听电话和为到馆读者查阅资料;他非常享受这份工作,并且得到了读者和同事的广泛好评。1963年3月,图书馆人力资源总监谢里丹(Robert N. Sheridan)对查修工作给予高度评价^[7]。谢里丹认为,查修不仅彬彬有礼、乐观开朗,深受读者喜爱,而且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是图书馆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根据博特彻(Cheryl Boettcher)的考证,查修在昆士堡公共图书馆工作至1972年^[30],71岁才退休。

5 查修图书馆学术成就考察

查修在图书馆学领域辛勤耕耘三十载,他积极参与图书馆界的各项事务,在技术创新、图书馆管理与发展以及译介等方面产出了一批重要成果,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1 图书馆技术方面的创新

5.1.1 改进图书分类编目法

1922年7月至1927年,查修在清华大学图书



馆中文编目部工作,并曾担任编目部主任^[1]。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分类法曾作多次修改,仍不甚理想。直到查修负责中文部编目工作后,才有较大改进^[31]。他将编目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发表了《编制中文书籍目录的几个方法》和《中文书籍编目问题》等文章,是中国图书馆界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3]。《中文书籍编目问题》致力于对分类和编目中的问题进行探讨,促进了中国的分类编目法的发展^[4]。

查修认为四部分类法粗劣、目录排列无序,尤其是分类和目录混为一谈。他建议中文书籍编目第一步是将分类与目录区分,打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分类和目录混淆一谈的观念^[32]。为此查修编纂出版了《杜威书目十进法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可惜该书已不可寻,只能从同期发表的著作中窥得一二^[33]。查修认为《杜威书籍十类法》^①虽不完美(适用中国经书存在困难)但能较好解决四库分类存在的问题。查修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一切分类原本录下,再按《杜威书籍十类法》及他所编成的《中国历史年代分类法》及《中国地理分类法》复分。因四库经部书籍范围广,包括哲学、伦理、宗教、历史等书籍,与《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的普通图书非常相似,查修将经部的书籍归在《杜威书籍十类法》的最前空处 000—009^[34]。这虽然不是查修首创,沈祖荣、胡庆生主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就将经书类归入 000^[35],但沈祖荣、胡庆生复分却颇为粗糙。查修创制的《中国历史年代分类法》和《中国地理分类法》较好地解决了复分问题。查修的《补编》保留了《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的结构,继承了杜威分类法可伸缩、易记易找的优势,但改变了杜威的分类方法,增加了更适合中国主题的新类别,这一改变特别引人注目^[3]。当然,查修也提醒把他的方法当作指南看,而不要被它所拘束,分类书籍最重要的是根据书籍内容定分类^[34]。

查修还探讨了采购与编目两者的关系,认为采购工作做得踏实,能大幅度减少编目的工作量,而编制采购目录也对图书馆大有裨益^[32]。查修重新整理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当时的编目流程,简化为鉴定书名和版本,分类书籍,查著者姓名和号码,书背上写书名、索书号和借阅信息等步骤,查修整理的流程

促进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并引得其他图书馆效仿。

查修在分类编目方面的才能也赢得了国外图书馆界的广泛认可。在伊大留学期间,查修担任学校图书馆编目部的学生助理,负责清理图书馆积压和无法处理的中日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编目^[30],他的中文书籍分类编目表现获得全馆工作人员的赞赏和高度评价^[7],他编目的书籍至今仍可在伊大图书馆书库找到。

5.1.2 改良图书装订方法

传统的装订方法致使书籍易破损、抽取困难且外观不美,对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和读者的使用造成不便,到馆后再将书籍进行改订则会增加图书馆的人工和费用。为改变这一状况,查修提出了《书籍装订改良案》^[36]。他建议书商同时采用中西装订方法出版书籍,赋予采购者选择权,并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制定新法,采纳国内图书馆成绩最佳的装订实践。该提案综合考虑了实用性、经济性和美观性,汲取西文图书的先进经验,有利于提高图书管理效率,改善用户体验。该议案经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第四次会议讨论后认为书籍改良问题涉及内容多且复杂,一时难以议定,决定保留议案并指定冯陈祖怡、裘开明和查修等五人为书籍装订分委员会成员,专门研究该问题^[37]。为此,查修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实验中文书籍装订改革,经过查修等人五六次的改革,中文书籍装订才差强人意(能直立架上)^[32]。

5.2 参与和推动图书馆专业团体和协会的发展

在国内学习、工作期间,查修积极参与国内图书馆界的学术交流活动,先后加入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上海图书馆协会,并积极参加协会各项活动。

查修参与图书馆团体会议肇始于1920年8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该会议旨在促进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发展^[38],沈祖荣应邀授课,并携查修等文华图专学生一同参会,查修将讲习会期间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思悉数记录^[39]。这次讲习会不仅让查修有机会聆听图书馆专家的精彩讲座,还让他结识了包括戴志骞在内的众多同行,为日后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打下基础,此

① 查修论文原文采用《杜威书籍十类法》,故本文中查修自己的论述仍保留此书名,而其他表述则采用通用的《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



次参会也成为他日后图书馆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基石。

1923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旨在为图书馆等各项事业发展集思广益^[40]。查修积极支持,向大会下设的图书馆教育组提交了3份提案(该组共收到14份提案),分别为《图书馆事业办法及应用名辞等应有规定之标准案》《书籍装订改良案》和《筹划图书馆经费案》^[41]。

查修凭借其在图书馆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备受同行认可,并被推举为协会领导者,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影响力。1924年11月查修当选为北京图书馆协会学术委员会书记和图书馆事业推广委员会委员^[42],1926年10月又当选调研委员会委员^[43]。在北京图书馆协会第七次常会上,查修还作了题为“中国书籍刻板的概况”的学术报告^[44]。查修早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就积极参与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工作,并被选为执事部干事^[45]。作为展览会办事处副主席^[46],查修全程参与了上海图书馆协会及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图书馆学图书及工具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为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做出重要贡献^[47]。

5.3 筹谋图书馆发展大计

5.3.1 呼吁建构图书馆事业标准

针对当时国内图书馆缺乏规范行业术语和图书馆服务标准的现状,为制定统一的图书馆事业标准,提升全国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查修提出了《图书馆事业办法及应用名辞等应有规定之标准案》^[48]。查修认为,统一标准不仅有助于各图书馆的协调发展,还能提高馆员的工作效率,使他们更快适应岗位要求。他建议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公布新法,并采纳国内表现最佳的图书馆的实践经验。遗憾的是,该议案经图书馆教育组第三次会议讨论后认为由于中华图书馆委员会尚未建立,关于图书馆事业一切标准均无从规定,决议保留该案。

5.3.2 深入探讨图书馆发展问题

在《上海市图书馆协会第九届年会特刊》发刊词中,查修深入分析了图书馆发展面临的四大问题及对策^[49]。一是技术问题,他认为管理图书馆须有专门学识,图书馆界应常聚首讨论分类、编目、参考、出纳等技术问题并提出改良对策。二是分工合作,图书馆之间应形成合作惯例,以节省经费和人力等资源。查修特别关注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他在上海图

书馆协会的委员会议上强调^[50],上海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图书馆体系,只有为各阶层市民皆提供便利的知识获取途径,才能真正推动城市的进步。他呼吁上海的图书馆以北京图书馆为参照,加强合作与交流。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与金陵神学院图书馆馆长、伊大校友陈晋贤(Paul T. H. Chen)共同推动上海及周边地区图书馆的合作项目^[51]。虽因抗日战争中断,但在1942年,他们又在上海、南京等地重启了馆际合作和互借服务。三要注重研究,他认为图书馆人应积极开展各项业务研究,以解决图书馆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图书馆协会应为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四是加强图书馆的适应性,他指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能否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取决于图书馆人的努力。这四大问题,至今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为当代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5.4 推广图书馆法

由于1929年第一届国际图书馆和书目大会上有关中国图书馆的小册子广受好评,为了回顾中国图书馆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纪念图书馆协会成立十周年,让外国图书馆界更加了解中国图书馆界的情况,袁同礼等人在1935年编纂出版了《中国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协会十周年论文集》^[52],查修在上发表了《中国图书馆法》一文^[53]。该文介绍了中国已有的四部图书馆法规及配套规定。1908年《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确认图书馆的功能是保存经典、传播知识和提供研究工具,并规定在全国、省、县、区各级行政区设立图书馆并免费服务公众。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图书馆规程》要求在省、县、区等地设立公共图书馆,并要求对图书馆建设有贡献的人予以奖励。1927年南京政府颁布的《图书馆工作条例》增加了分馆、流动图书馆等规定,且规定图书馆倒闭需向政府报告。1930年的《图书馆规程》与1927年的《图书馆工作条例》基本无异,唯一的差别是前者没有规定图书馆倒闭报告程序。

查修在分析后认为,虽然地方政府颁布了不少图书馆法规,但教育部颁布的法规最为重要。尽管中国图书馆立法主要系行政命令,但现有法规能良好应对现实情况,不需急于修改,中国图书馆立法的正常自然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国图书馆服务效能。虽



然查修并非中国图书馆法研究的鼻祖,但他无疑是较早将中国图书馆法规系统整理并向国外推介的学者,对促进中外图书馆法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后续《图书馆规程》的修订都大有裨益。

6 结语

查修的职业生涯,是民国时期归国图书馆人报效祖国的生动写照。他将最美好的青春和全部心力,倾注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振兴与发展。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提炼出他作为图书馆学家的四个优秀品质。一是年轻馆员的冲劲与魄力。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编目部工作期间,他勤于探索、总结经验,精心学术研究。二是有着足够的自省力和前瞻性。当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滞后,以及自身专业能力的不足时,敢于人先,排除万难出国深

造;归国后,他亦能洞悉中国图书馆发展的短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进行多方面的创新与改良。三是有着丰富的图书馆实务经验。他先后担任文华图专校研究编纂部主任、暨南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务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将国外先进图书馆学理论与中国图书馆实际相结合的平台,积极推动图书馆管理、文献编目等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促进了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进程。四是具有强烈的宣传推广意识。他充分利用开设课程、参与协会等一切可利用的途径,积极宣传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和实务技术,将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行,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查修的生平时间点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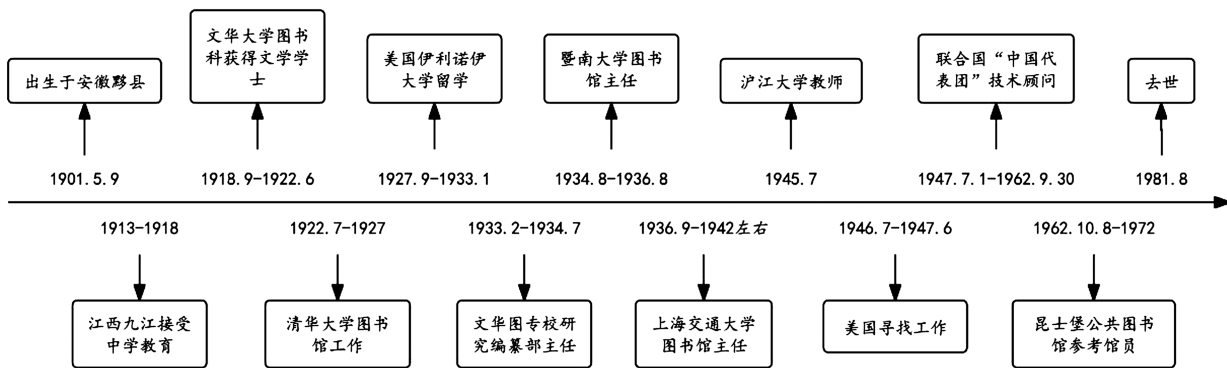


图1 查修生平时间点

参考文献

- 1 郑锦怀. 查修的生平与图书馆学成就考察[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1, 29(3): 118-125.
- 2 乔亚铭. 查修与图书馆的渊源及其主要成就[J]. 情报探索, 2016(8): 62-66.
- 3 Tu K P. 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and values: the shaping of library servic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 4 Tien Au C C. American pact on modern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
- 5 郑丽芬. 民国时期赴美第二代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J]. 图书馆, 2020(2): 1-8.
- 6 彭敏惠, 吴钢. 民国时期文华学子对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与启示[J]. 图书情报知识, 2020(5): 14-23.
- 7 Library School Alumni File of Lincoln H Cha[A]. Archives of Illinois University Library, Series number: 18/1/42.
- 8 Familysearch. Lincoln Cha[EB/OL]. [2024-08-31]. <https://www.familysearch.org/ark:/61903/1:1:JTYB-TP5?lang=zh-Hant>.

- 9 朱来平. 查修: 不该被遗忘的乡贤[N]. 黄山日报, 2022-03-23(5).
- 10 同门零讯[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4, 6(3): 542.
- 11 Familysearch. Hsiu Ruby L Chen Cha[EB/OL]. [2024-08-31]. <https://www.familysearch.org/ark:/61903/1:1:KXHZ-PH6?lang=zh-Hant>.
- 12 中国嘉德香港. 查修梅私人珍藏[EB/OL]. [2024-08-31]. <https://mp.weixin.qq.com/s/rcUC877IyaKd8clJgIDRTg>.
- 13 Familysearch. Ruby Cha[EB/OL]. [2024-08-31]. <https://www.familysearch.org/ark:/61903/1:1:6XYM-7R98?lang=zh-Hant>.
- 14 Familysearch. Lincoln H Cha[EB/OL]. [2024-08-31]. <https://www.familysearch.org/ark:/61903/1:1:KX4B-3KX?lang=zh-Hant>.
- 15 Illinois University. Visiting students[EB/OL]. [2024-08-31]. <https://illinoisstate.edu/admissions/visiting/>.
- 16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Library history[EB/OL]. [2024-08-31]. <https://library.princeton.edu/eastasian/about>.



- 17 Cha Lincoln H. 1929 — 1930 [A].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Box number: AC123, Box 409.
- 18 王玮. 桂质柏先生早年图书馆生涯与著述[J]. 图书馆杂志, 2020, 39(6): 26—34.
- 19 程焕文. 裴开明年谱[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43.
- 20 张翔. 裴开明与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J]. 图书馆杂志, 1999 (8): 47—49.
- 21 校闻. 新聘教授[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3, 5 (1): 129.
- 22 查修. 暂定本校研究及编纂工作之计划[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3, 5(1): 127—128.
- 23 查修. 图书馆发展计划[J]. 暨南校刊, 1936(176): 408—409.
- 24 屠诗聘. 中国流通图书馆成立缘起及筹备经过[N]. 文汇报(上海), 1938—08—17(14).
- 25 教授: 政治系: 查修先生[J]. 沪江年刊, 1945, 28: 32.
- 26 Familysearch. Lincoln Hsiu Cha [EB/OL]. [2024—08—31]. <https://www.familysearch.org/ark:/61903/1:1:KXH4-GG8?lang=zh-Hant>.
- 27 查修. 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N]. 新闻报, 1947—12—17(6).
- 28 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 Cha Hsiu [EB/OL]. [2024—08—3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search?fl=author&as=1&sf=title&so=a&rm=&m1=e&p1=Cha%2C%20Hsiu&ln=en>.
- 29 台湾地区档案史料文物查询系统. 查修 [EB/OL]. [2024—10—13]. <https://ahonline.dnrb.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
- 30 Boettcher C. Samuel TY Seng and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J]. Libraries & Culture, 1989, 24(3): 269—294.
- 31 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12.
- 32 查修. 中文书籍编目问题[J]. 新教育, 1924, 9(1—2): 191—207.
- 33 董琳, 刘春美. 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书刊分类法考析[J]. 图书馆杂志, 2020, 39(3): 146—156.
- 34 查修. 中文书籍分类法商榷[J]. 清华学报, 1925, 2(1): 353—406.
- 35 沈祖荣, 胡庆生. 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再版)[M]. 武昌: 文华公书林, 1922: 25.
- 36 查修提议. 分组会议纪录: 图书馆教育组: 议决案汇录: 书籍装订改良案[J]. 新教育, 1923, 7(2—3): 315—316.
- 37 图书馆教育组分组会议记录[J]. 新教育, 1923, 7(2—3): 294—304.
- 38 吴稼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 95 周年纪念 [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6(2): 1—6.
- 39 查修. 北京图书界见闻纪录(未完)[J]. 文华温故集, 1920, 15 (4): 37—42.
- 40 熊希龄.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报告序[J]. 新教育, 1923, 7 (2—3): 1—2.
- 41 图书馆教育组. 提案目录[J]. 新教育, 1923, 7(2—3): 295—296.
- 42 北京图书馆协会第五次常会纪[N]. 晨报, 1924—11—27(6).
- 43 图书馆协会改选职员[N]. 晨报, 1926—10—13(6).
- 44 图书馆协会昨开会由查修讲演[N]. 晨报, 1925—01—14(6).
- 45 中华图书馆协会之进行: 六月二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式 [N]. 晨报, 1925—5—26(6).
- 46 市图协会筹办图书馆学图书及工具展览会[N]. 大公报(上海), 1937—05—03(7).
- 47 图学图书工具展昨日在市图书馆开幕[N]. 时事新报(上海), 1937—07—08(7).
- 48 查修提议. 分组会议纪录: 图书馆教育组: 议决案汇录: 图书馆事业办法及应用名辞等应有规定之标准案[J]. 新教育, 1923, 7 (2—3): 315—316.
- 49 查修. 发刊词[N]. 大公报(上海), 1937—03—24(1).
- 50 上海图书馆协会昨日举行九届年会[N]. 申报, 1937—03—22(8).
- 5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Schoo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EB/OL]. [2024—08—31].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mdp.39015036882333&seq=1>.
- 52 Li A F. Reviewed work: libraries in China. Papers prepar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J].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1936, 6(3): 316—317.
- 53 Cha L H. Library legislation in China[C]//Libraries in China. Papers Prepar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Peiping, 1935: 67—72.

作者贡献说明:

刘弦: 文献检索及分析, 论文撰写及修改

蔡屏: 设计研究思路与框架、论文修改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1620

收稿日期: 2024 年 11 月 19 日

修回日期: 2025 年 2 月 25 日

(责任编辑: 关志英)

A Study on the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Librarian Lincoln H. Cha

LIU Xian CAI Ping

Abstract: Lincoln H. Cha stands as a pivotal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librarianship. However, due to the dispersion of his archival materials overseas and his relo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6, scholarly research on his experiences and contributions has remained incomplete.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reconstruct his life and academic trajector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trieval and analysis of Cha's archives from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Princeton University's Gest Oriental Librar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 It also draws on Republican-era periodicals and U.S. immigration records, employing document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下转第 128 页)